

编者按:随着母亲节的临近,本刊收到的稿件也越来越多。这一篇篇佳作的背后,是一个个不尽相同却又同样伟大的慈母形象。读罢令人心潮澎湃,久久不能释然。

本期《今日沁阳》选登部分优秀稿件,并藉此向天下所有的母亲深切地道一句:“妈妈,节日快乐!”

母亲醋

□司喜旺

里的醋料从上到下翻搅均匀,然后把热水罐子放进去。矮矮的醋坊里,热气蒸腾,酸味呛鼻,因为当时村里还没通电灯,所以母亲总是叫我提着马灯帮她照明。我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她几乎趴在缸沿上,折下腰去,仔细翻搅,浓重的酸味,呛得她一阵阵咳嗽。母亲的半年年被醋料渍出很深的口子,还不能涂抹冻疮膏、雪花膏之类的东西,怕坏了醋的味道。

有一天,我吵着不让母亲再酿醋,说反正可以去供销社里买醋吃,哪里需要这样辛苦?还以不再为她提马灯为要挟。母亲说:“还是自家的醋香!”其实,一个冬季,母亲总能酿三四轮,要有四百多斤醋哩。可家里吃的也真有限,大半都被村子里的乡亲讨走了。东家西家,四邻街坊,都极赞许母亲酿的醋,说那醋真好,色如玛瑙,酸中带香,回味悠长,远非供销社里的醋可比。讨的次数多了,大人们难为情,就遣孩子拿着醋瓶来。母亲打满一瓶,交到孩子手里,总是说:“没有了,没有了,就剩下这些了……”就这样,一次次地来,一遍遍地说,一年又一年。

后来,母亲年纪大了,酿不动醋了,几个用来盛醋的陶缸也只剩得这一个了。

平时,工作忙,难在母亲身旁。今年春节时,陪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望着她满头花白的头发,抚摸着她那枯瘦嶙峋的手,我的鼻子一阵发酸,说:妈,咱家的醋真好!

原来,自从从我第一天回去后,母亲天天去街上买好多我喜欢吃的家乡特产,顿顿做我喜欢吃的饭菜,一天,二天,三天,四天……可是我有一天回去吃过。我想着母亲天天满怀热望忙碌着她的幸福,我却茫然不觉不能成全她的心意,我不知道母亲该有多么的失望。而她为了怕打扰我工作,从来都不说她想我了,总是说“忙你们的事吧,别老是往家跑,我好着呢。”心里酸酸的,我不敢看母亲,唯有大口吞咽着母亲包的饺子,馋得饿狼似的。母亲幸福地望着我,我能感觉到母亲花白的头发,有些混浊的老眼和脸上满布的岁月沟壑,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雷厉风行性格强势的母亲了,七十多年的岁月风霜,母亲一天天矮下去,她的儿女在她眼里日渐高大,母亲少了年青时在儿女前的发号施令,渐渐变得柔和,变得慈祥,甚至变得如儿童般依恋着自己的亲人。她喜欢拉拉我的手,抚抚我的头发,怯怯地触碰一下我的脸庞;她喜欢深情地看我吃她做的东西,然后幸福地陶醉;她再也不像儿时那样批评我,纠正我的错误,她认为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应该的,她会为了我的喜悦而喜悦。此时,我真想也如母亲儿时抱我一样,抱母亲在怀里,亲亲她,拍拍她,可是国人天生具有的内敛和含蓄,让我只能悄悄躲进卫生间,一任泪水汹涌流淌,然后擦干,微笑着走出来依依不舍地说再见。

原来,有些东西,一直都在我们的生命里守护着不曾远离,那是相伴一生的爱和亲情。如此,再远的漂泊,有故土在,有爱在,有妈妈在,心灵里便永远都有一份温暖充盈着。妈妈,我爱你,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奖状贴在墙壁最显眼地方。给我家那土坯垒起来的墙壁添了些许亮色,贴得多了,那满墙奖状竟成了我家的一景。后来拆老屋时母亲把奖状揭下来(连同母亲的一张合作社时期获得的劳模奖状)摆好,锁在箱子里,直到在那厚厚的一摞奖状还完好地保存着。

母亲在村口伫立

□杨寿远

初中部,成为小学同学中的佼佼者。接到入学通知书那天整个村子震动了,在人们赞扬母亲生了个有出息的儿子时,我看见母亲眼里盈满了泪珠。当时我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在油灯下为我做成,从纺线到织布到把白粗布染成蓝色或黑色,全是母亲一手操作。1966年11月3日。我就是穿着母亲缝制的黑色粗布小夹袄在首都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我上初二那年,父亲病逝,留下孤儿寡母,

母亲的爱

□张洪雁

痴迷于文字很多年了,生活辗转中许多东西丢丢失失早已不再是当初的模样,但对文字的爱情依然不变。遗憾的是,在我已往的文字中,几乎不曾提及过母亲,因为在心里,母亲是疏远的,她担当不了我心底“母亲”二字的份量。因而,我只有把这种感情搁置,任一份淡淡的缺憾在生命里浅浅漫延着。

我只对奶奶亲,因为从小在奶奶身边长大。那时的母亲,日日在为生活奔波劳顿着,母亲并不高大的身影仿佛永远都是铁人般的坚强和活力充沛。早年间是在田间地头劳作,后来“随军”后母亲成了城里的“工人”,还是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日日轰鸣着马达。母亲的性格是强势的,脾气也不太好,言辞间难得找到几句慰贴人心的话。对于有了过失的儿女,她不是痛扁就是狂骂,无奈,我惟有敬而躲之。

近不惑之年,已是为人妻为人母的我为了生活和梦想举家来到京城,与母亲的距离更远了。往往是好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回老家一次,来去匆匆,要办公务,见同事同学,会各路文朋诗友,留给母亲的时间有时甚至是不能坐到一起吃一顿饭。前次和同事一起回乡采访,只在第二天去看了母亲一次,一起坐了不到一小时,我肚子里塞满了母亲的各类零食和关切。后来几天忙着一些应酬,直到准备走的当天中午,我才又去母亲那里,我怕她受累辛苦,就没有打电话告知。谁知,我一进家门,母亲就兴奋地从柜子里拿出用盆盖着的一大盘煮好的饺子放到我面前,象小孩子那样激动地说:“我今天终于没有白做,看看,你还是吃上我做的饺子了!”

母亲40岁生下我这棵“独苗”,没过满月便下地劳作。用腰带把我捆在背上,割麦打场,摇耩撒籽。锄头遍秋亩时把我放在地中间那棵硕大的柿树下,一把蒲扇做床,一把蒲扇当被,母亲由地两头往中间锄,弯腰锄几下地,抬头望一眼我……

夏夜,一灯如豆,母亲摇着纺车,看着躺在蒲扇中的我伸胳膊蹬腿,眼里溢满幸福,轻轻哼着“月婆婆,明朗朗,开开门洗衣裳,洗得白,浆得光,打发孩儿上学堂……”

母亲的奶我吃了7年。上小学一年级时,每天放学回家还一头扑进母亲怀里吃奶,直到把母亲的乳汁吸尽。

小学六年,每到期末我总为母亲捧回一张奖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奖状贴在墙壁最显眼地方。给我家那土坯垒起来的墙壁添了些许亮色,贴得多了,那满墙奖状竟成了我家的一景。后来拆老屋时母亲把奖状揭下来(连同母亲的一张合作社时期获得的劳模奖状)摆好,锁在箱子里,直到在那厚厚的一摞奖状还完好地保存着。

母亲

母爱

母亲节



沁園春

天还会冷吗

□都屏君

春节过后,母亲为我整好行囊,准备送我奔赴工作岗位。临行时,她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为祖上争光。那时,我已换上了毛衣,看看这暖暖的太阳,我问母亲:“妈,这包裹里都装了些什么?”母亲说:“昨晚为你赶缝了一件棉袄,还有茶缸,牙刷……”我说:“这天还会冷吗?”母亲听了,仰头看看这暖暖的阳光,犹豫了片刻说:“也许还冷,三月还下桃花雪哩。”我不同意母亲的想法了。“这大街上有谁还穿着棉衣呢,都立过春了,你看这几天多暖和。我猜不会再冷了。”我说。母亲轻轻地摇摇头,那满头的白发和眉间的皱纹里,流露出一种多么慈祥和温暖的爱!

我执意要去掉棉衣,我问母亲,那是不是必要的担忧。母亲没法,只好勉强地为我一层一层解开行囊,慢慢取出棉衣。

到了城里,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我也庆幸没带那累赘的棉衣,越发相信自己的估计了。可是好景不长,前几天下了小雨。天一直阴沉沉的,一连几天雨就象抽不完的蚕丝一般没完没了。后来雨滴竟出人意料地变成了小冰粒,继而化作大片大片的雪花飘飘扬扬洒遍了全城。看见大街上精明的人们随着天气的变化又翻出了冬天的衣服,我羡慕极了,后悔极了。

这天怎么这么冷呢。我无奈地打了个寒战,缩缩身子。这时我才想起远在故乡的母亲。也许此刻她也是无奈地站在雪地里思念、埋怨着她的宝贝儿子。我好象又看见了母亲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那是她思儿想儿的年轮啊。哎,这天还会冷吗?母亲说——也许还冷……



母亲的脚

□赵倡文

母亲的脚不大,却非常有力。我小时候,母亲每天都要下地劳动。我们姊妹三个,家里十几亩地,祖母年龄大了,干不了多少,父亲在陕西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地里的活都落在母亲身上。

我作为家里的男孩,看着母亲每天辛苦心中很是难受,虽十一二岁力气还不行,但尽量帮母亲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那年冬天刨红薯,一亩多的红薯地,母亲用钢锨,一锨一个剥得非常快。只见母亲的脚一蹬钢锨,钢锨立马进入地下,用力一挑,硕大的红薯便从地下翻到了地上。

我给母亲打下手,母亲挑出一锨红薯,我立马用手把红薯上的泥土刮干净。我们配合得很好,等到太阳西下,星星洒满了天空,我们这一亩多的红薯才刨完。

转眼,我长大了,母亲也上了年岁,脚也有了毛病,可母亲仍每天干活,舍不得半刻清闲。

我在县城工作,每两个星期回家一次。这天该回去了,却下起了大雨,一想起从公路到家的那五里泥泞的道路,我心里就发憷,不由犹豫起来是回还是不回?最后,还是决定回去看看母亲。公交车停了下来,小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正当我望着泥泞的道路发愁时,“文!”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从路边机井房里传了出来。我循声望去,只见母亲从机井房里走了出来,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个袋子,腿一拐的。

“妈,你怎么来了?”我惊呼。“我怕你今天回来没有胶靴,不能走这泥路,特地给你送靴来了。”母亲说着从袋子里掏出了胶靴。

我与母亲一同踏上了泥泞的小路。我搀着母亲,怕母亲摔跤,可没走多远,母亲还是滑了一个趔趄。

我边走边埋怨母亲:“你腿脚不好,这么大的雨,这么滑的路,谁让你来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

“没有什么!虽然我腿脚不好,可我慢慢走,想着走一步少一步,离你越近一点,就什么也不怕了。”听着母亲的话,我的眼睛湿润了。

幸福何以维系?

“母亲的味道,是寒冬里邻居的温暖记忆。”如果这不是阿姨,我真不知怎么度过那段日子。”这是时隔20多年的王阿姨滔滔千里来西宁看望母亲时的肺腑之言。那时王阿姨因为产后大出血,身体极度虚弱,年轻的丈夫一筹莫展,母亲知道后帮着照顾她,寒冬腊月,用了几天时间,将血迹斑斑的褥被全部拆洗。又设计营养食谱。“自己的妈也不过如此!”有一位忙碌的老人身影,一碗碗热腾腾的汤,成了那个冬天留在她心底最温暖的记忆。

帮助别人,在母亲眼里天经地义,不用炫耀,王阿姨无数次动情讲述起故事的细节,母亲都报以平静的微笑。自然地付出,愉快地接纳,生活中多了几许温情。

家人常说“乐不思青”,其实是一种放心和安心:在青海的兄弟姐妹们在母亲身边,孝顺体贴;我在沁阳,家庭和睦,工作顺利,孩子上进。“妈,那边暖和了吧?再过几个星期,老家的眼转就下来啦,我给你寄点吧!”每周两次的亲情电话又响起。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写下此文,遥寄一片相思。



□杨泽宝

伴随着清脆悦耳的啼哭,一个新生命在您的期盼中降临。抹去了那翻肠倒胃的记忆,模糊了那些不安的烦躁,忘却了那刀割刺刺的阵痛,消失了那撕心裂肺的呻吟,鲜红与希冀绽放的微笑,凝结成双眸下幸福的泪痕。虽然眉宇间还挂着疲惫,胸腔里却涌动着甜蜜欢欣。从此,您有了人世间最骄傲的名字——母亲!

您给了孩子生命,哺育他健康成长,在无涯的慈爱中燃烧自己的青春。抹去了那滑嫩的额头、脸颊、唇边及手脚上,曾留下您多少深情的吻。您没有了少女的羞怯,众人敢取为他敞开衣襟,您要给他吃用甘愿清苦,也要给他买上最好的奶粉。寒风里您将他裹入温暖的怀抱,烈日下您用柔弱的身躯为他遮荫。烦闷不得满身流淌的汗水,酷暑中为他打扇、驱赶蚊虫。孩子有了点的不舒适,您都会寝食不安,四处奔波、忧愁揪心。夜幕难掩您洗刷的身姿背影,灯光照亮您手中的线线针针,星星听见您谆谆教子的声音,雨雪印记您匆忙不息的足迹,阳光记录您终日劳累的艰辛。

月落日斗转星移,儿女在您的呵护下长大成人。漫长的岁月里您洒下多少血泪和汗水,汇聚成情的海洋、爱的森林。留给您自己的不再是青春靓丽,只有那浑浊的目光,满头的银丝!佝偻的身躯,布满艰辛的皱纹……这就是您啊——慈祥仁爱、勤劳无私、高尚伟大的母亲!

仔细地端详吧——她那慈祥的脸庞,她那深情的目光,她那粗糙的双手,她那花白的双鬓……我们的血液里会升起对母亲的爱,我们的胸膛里会铸就一颗孝悌之心。江河湖海承载不下母亲的情,人间语言无以表达母亲的恩。愿天下的儿女们永远铭记——用真心感恩母亲!

母爱的味道

□草原白云

蹄地回到河南老家上高中。“其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在母亲眼里,能多读书,是孩子们的福气。如果说老人的幸福在孩子身上,儿女没文化,

其是相隔千里的母女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浓烈。读着梁晓声的《慈母情深》,泪光闪烁中,母爱的味道又一次包围了我……

母爱的味道,是追求知识的无悔的选择。母亲一生勤苦。在我十五岁那年,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整个家庭顿时像天塌了一样陷入漆黑中。五个孩子,三个都在上学,父亲单位的领导,好意劝妈妈:“老三姑娘初中毕业啦,站里可以给安排个工作。”母亲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她对我们兄妹几个说“咱家不缺钱,缺的是文化、是知识。”于是我又马不停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每一个母亲曾经都是一个漂亮的仙女,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当她们决定要做某个孩子的母亲,呵护某个生命的时候,就会褪去这件衣裳,变成一个普通的女子,平淡无奇,一辈子。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经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这就是青海,我的第二故乡。在我的心目中,青海是瑰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壮美的三江源留下了我近二十年的足迹,我与它有着太多割舍不断的情愫,尤